

給我換顆心

Change of Heart

◎莫等卿／著



本書特別響應器官捐贈公益活動，凡每售出一冊，即為讀者捐出6元作為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基金。

給我換顆心

Change of Heart

◎莫等卿／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給我換顆心：一個換心人的離奇故事/莫等卿著；--第一版.--臺北市：臺灣先智出版；臺北縣中和市：旭昇總經銷，1998[民87]
面：公分.--（生活學系列叢書）

ISBN 957-8909-58-6 (平裝)

1. 莫等卿--傳記

782.886

86014220

《生活學》系列叢書

給我換顆心

著作者／莫等卿

負責人／陳孟宗

發行人／陳堯宗

出版者／台灣先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8號5樓之2

電話：(02)772-5505 772-5535

傳真：(02)773-6401

郵撥帳號：17473286

副總編輯／洪淑美

行政主任／李慧娟

出版登記證／局版台業第5961號

總經銷／旭昇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2段352號2樓

電話：(02)245-1480 (代表號)

傳真：(02)245-1479

排版公司／鑫上統電腦排版事業有限公司

印刷製版／鼎易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羅美隆律師

電話：(02)571-2281

定 價／新台幣200元

1998年1月 第一版第一刷

本書為響應器官捐贈公益活動，凡每售出一冊，即為
讀者捐出6元，作為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基金。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ISBN 957-8909-58-6

一枝草，一點露

台灣先智董事長

陳英年

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經過同樣的奇蹟而來。從出生到死亡，歷經喜悅苦難，管他日昇月落，日子總也會過下去；而日子的消逝，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最真實的生活，只要有生存的能力，就可要求過一場可歌可泣、有血有淚的生活。個人的生活學觀點，並不能加諸於他人生上，一個人一來到這個塵世，畢竟就會因先天（與生氣質）及後天（落在何家、何地、何國）的差異，而有不同的生活堅持、生活觀點與生活態度。因此，不管是天才也罷，凡夫也罷，人都可以擁有一座完全屬於自己的生活花園，任其遊走。如果心靈清透，往往能見著好樹好林；如果心靈混沌，就會自陷泥湖。在頓漸開悟間，人生景致迥然不同。

我們深信「一枝草，一點露」，人人都是觀察人生、體悟生命的行家，而無有村夫權貴之別。台灣先智以最誠摯態度發下一份生活邀帖，請讀者大眾跟隨我們的作者一齊入園遊觀，共同探索生活學的堂奧，和自己的生命與生活交談，同時去洞悉別人的生命與生活，重新拾回人類最純淨的桃花源地。

而不管這樣的生涯探索，是否可以找到人生的答案，只要你願意加入，讓自己真性直現，你的生活就已得到洗滌。那就是你向悲苦蹉跎的歲月告別的時候，生命的香醇滋味自然湧露！

自在、自清、自助、自救

《生活學》指導顧問
國內知名心理醫師

游敦林

「懂得生活」四個字，說來簡單；但非每人都能做得到。臨床的十四年經驗，使我發現「生命的困頓」往往來自於我們的「不了解自己」與「不懂得生活的意義」。「生活學」這套書中，期待可以胃納住這道命題，建構一帖「人與心靈」的「生命自救體系」。

這樣的一套書，我希望包括四種主題，實用而有效的傳授一門「生活絕學」：

◎「自在」的書：自在可以說是一種「觀」與「修」。當一個人把自己的內在心靈打理得游刃有餘之後，自然可以油然生出一個健康的心靈，承接人生裡的挫折與挑戰。

◎「自清」的書：首先我們把人的心靈比方成一條水溝，只有時時保持清理，才能暢通清澈。自清的書是希望提供給那些「生活還算愜意的人」，一套新的生活與休閒方式。

◎「自助」的書：它則是用來救贖「輕度」心理困頓的人，這個部分，我們以人、家及社會交織串成的問題為軸心，幫助那些在人際關係、社會適應不良等等向度上失調的人。

◎「自救」的書：希望透過這一部分的書，讓一位身陷在憂鬱、強迫症、歇斯底里的人，找著一帖自我救助的處方，我應該這麼說，自救的書是用來救贖「重度」心理困擾的人。

四類書有著這樣的關連，我相信「自在」的人懂得心靈的「自清」；心靈清澈台鏡的人，懂得「自助」；會「自助」的人，面臨生命的跌宕才懂得「自救」妙法。

推薦序(一)

活著的喜悅

振興醫院院長

魏峰

身爲一位醫師，尤其是心臟血管外科醫師，「給我換顆心」有時比一般複雜之心臟手術還要容易，但讀完作者的書後，見她一路從生死邊緣走來，卻能樂觀地面對生命無常，這才真的令人感佩。

生命中有許多無法避免的憾恨，或許有些真的冥冥注定，有些只是巧合，像民國七十七年本人所屬的移植小組完成的第一「一」例心臟移植病患姓「易」，今手九月完成之第一「百」例病人姓「白」，細細想來不禁令人莞爾，因爲這也是一種巧合，完全不是刻意安排。又如作者之大姐及小妹都是產後七年罹患心肌症死亡，而作者也在產後七年因患心肌症換心，她得以逃過一劫，是巧合呢？還是

造物者的安排？

所謂心肌症（即心肌病變）是因缺氧或其他不明因素導致心肌退化、壞死，甚至心臟衰竭；可能與遺傳基因有關，故往往是家族性，在我們其他換心病人中，亦有類似之家族病史。

一般的病人多不能接受自己有這樣的疾病，更不要說須換心。早期心臟移植因缺乏良好的抗排斥藥物，病人手術後多因排斥或感染問題沒辦法長期存活；近年來這方面的藥物已大有進步，病人不會因使用抗排斥藥物而對免疫系統產生很大影響，增加感染的機會。但即使移植醫學快速進步，器官來源之不易始終是阻滯前進的瓶頸。今天我們能經由作者的筆，一同體驗生命的悲苦，應該要感激當初將器官捐贈給她的人，如果沒有他的大愛就無法延續作者的生命，也就不會有這本佳作。

器官捐贈觀念難以推展，常礙於中國人全屍的想法，抑或不了解何謂腦死；所謂腦死，是因當意外造成腦部嚴重受創，無法再恢復生命跡象，此時其他器官仍正常運作，但這情況下充其量只是軀體短暫的存活，並沒有生命的實質意義；若把短暫的生命化為其他人的重生，這種喜悅豈為一般人所熟知？

中國人早在《聊齋誌異》「陸判」一章中，透過文字的幻想，展現文人對心臟移植的憧憬，本書的作者則是用她切身的經歷，流暢的文筆，告訴您屬於台灣的心臟移植經驗，值得細細地品味。

因為還有心

兒童文學作家
張嘉麟

和莫等卿交往這十多年來，我經常會想：不知道哪一天，她會突然跟我「不告而別」？

她患有原因不明的心臟病。由於家中已有兩位姐妹因為心疾而去世，在悲慟裡，也有一份對自己命運的疑懼——下一個，是不是輪到我走？這種活著的滋味，並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，用一句話來比擬，正是「情何以堪」。

生命似蒲柳，飄泊若浮萍。莫等卿的體質柔弱，走的人生旅路也坎坷，逆境重重。面對人世的許多挫折和磨難，教人驚訝的是，她卻像鋼鐵般的堅挺。事實上，她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，少數幾位堪稱「深具韌性」的女性。別的不說，光

從她離鄉背井遠從南洋隻身赴台、獨力完成大學學業的這件事情來講，莫等卿展現的就不是普通人的能耐。

更難能可貴的是，一旦她稍稍站穩了，便想著要去幫助人。除了金錢，還有實際的行動，有時奉獻到連我都覺得不忍的地步。而過去我在台大夜間部求學期間，也曾直接受她不論是精神或是物質的恩惠，每每教人感到溫馨和感激。

莫等卿和我親得像姐弟，經常約在一塊，總是聊到欲罷不能。但好友相聚苦短，後來她出了國，而我也搬到南部去讀研究所，數年間殊少聯絡。那時，夜裡讀書，讀到一半，往往會突然發起愣來，深深想著：莫等卿還活著嗎？莫等卿還活著嗎？一句句響得竟像體內的迴音。

一九九四年底結婚，移居台北。九六年三月間有天接到她的電話，高興得跳起來。但隨後又不免掩上一陣悽愴——莫等卿還活著，但瀕臨於死——原來她心

臟終究出問題了，人已回到台灣，而且就躺在石牌振興醫院，據說短期內再等不到心來換，什麼也沒了——她說她是懷著臨終告別的心情打電話給我的。

我當時一聽就落了淚。但想想，流再多的淚似乎也無補於現狀。

那一陣子，我經常往石牌跑。盡可能撥空去陪她，跟她聊天，為她跑跑腿做點事，買點她想吃的東西給她吃，偶爾還推著輪椅帶她到庭園裡去散心。甚至開些不正經的玩笑，說什麼發病時碰巧不在夏天，要是在夏天，大度路上經常有人飆車，該換的心說不定就會因此而有著落。好友感情本來就深，死生問題不必避諱，總是能在短暫的相處裡讓彼此的生命交感起來。

我當時想的是，即使莫等卿一定要走，至少也得讓她從我這個朋友身上感到無所遺憾。

其實，我何嘗不焦慮？先前聽說莫等卿的血型是很難換得到心的那一種，我

就恍惚好一陣子。

但奇蹟似的，很難等得到的心，卻讓她等到了。

我爲此激勵雀躍得睡不著。

如今，莫等卿再度站了起來。在自己換心後仍有好些問題需要克服解決的時
際，居然又開始想著要如何去幫助人家。她發願寫一本書，提供經驗給他人做病
房中的倚柱。從家族病史談起，一路談到浴火重生——這也許不是什麼文句曼妙
的「文學鉅著」，卻是一本感受真摯深刻的「生死書」。它認真的談「死亡」禁
忌話題，該怎樣讓病患得到「安寧照顧」，談信仰在醫治過程中所發揮的力量，
讀來每每令人動容。

我一向認定，生命的價值不只在於長度，更在於廣度、深度，以及發光發熱
的程度。

莫等卿信奉上帝至虔。回想她的種種，常讓我這個不是基督教徒的人，也深深的感受到了「上帝行事的奇妙」。

生命本無常，一切可隨風，但為何總像蠟燭般的不惜的在燃燒？

我知道，莫等卿也知道——不為什麼，因為還有心！

我妻如此

這就是妻與我不同的地方。

生命倒數的日子裡，她不慌不忙，仍然一慣堅強，甚至強到托起點滴扶桿，散步到其他病房探視陌生的病人，講笑話排解他們的苦悶，談信仰安慰他們的憂懼。來探視的親友有窘色與詞窮時，妻會及時化解。她容光煥發，泛著粉紅的臉頰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刻都亮麗，一個垂死的人，是什麼的力量讓妻如此從容不畏？

閱讀妻的書後，覺得自己當時好傻，竟然會丟下她一個人在醫院面對生死關頭。人，是脆弱的，一點也沒有錯，面對危難的時候，左思右想，猶豫不定，不知道那一樣才是最好的抉擇。或是妻一直給我是強者的感覺，虔誠的信仰，有時

大刀王

她活像一本聖經，有問必答，經常是我與朋友在精神上、生活上、信仰上的最佳的諮詢者。

剛住院等換心的時刻，妻鼓勵我要繼續演出，理由是一人危弱，另一人必須要剛強，這場戰才不致全軍覆沒。就這樣我一本以往的「放心」，從善如流，決定一起「分工合作」，各自奮鬥。

身爲健康的人，我不但不能安慰受難的妻，反而還要受難人來體恤鼓勵健康人的我。現在想起來，那時真的很險。如果妻就這樣走了，我豈不是會遺憾終身？

難怪我老是覺得怪怪的。錄音、宣傳、演奏等密密麻麻的行程中，心裡總交織不安的情緒，似在非在，似做非做，人生沒有比這種情況更令人困惑了。

我們是差一點錯過了。現在每次播放當時所錄的專輯——風中奇緣，望著妻忙進忙出的身影，不禁會想：這一切真是上帝的憐憫與祝福！

自序

活在不問明天的今天裡

莫三仰

一年多以來，我整天活得很嘔心瀝血，爲的是寫這本書。

有好幾次我真的是力不從心，幾度想放棄不寫了。寫作多年，這是我第一次寫得如此夢迴魂牽，心力交瘁。

因爲不是小說，寫起來不能爲所欲爲，因爲是生命的告白，寫起來是戰戰兢兢，深怕太過有自艾自憐之嫌，太輕又難抒發內心澎湃的感受，寫寫停停，眼高手低，起居作息全亂不說，最後連做夢都不安心。

每次褪下衣裳，原本光滑的胸脯如今是一道蜈蚣疤痕直梗中間，彷彿在提醒自己：你已經不再是原來的你。事實也是如此，想不久之前，公車上的「仁愛座」